

渭南文集卷第一

山陰陸游

綫裝書局

表

天申節賀表

化國之日舒以長運啓千齡之盛天子有父
尊之至心均萬寓之驩敢即昌期虔申壽祝
任繼愈署簽



宋集珍本叢刊

第八十二册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藏系列

宋集珍本叢刊

第八十二冊

任繼愈署簽



綏裝書局

中國·北京二〇〇四年

第八十二冊目錄

後村先生大全集(續) 劉克莊

.....

—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九十七

序

征銘志

此序有抄本
附天長集

古言有九邱有方言今國經之類爾然左史倚相至於典墳共讀揚雄勸學篇其書果不可闕歟吾邱三邑仙遊最鉅其山川之美戶口之衆前未有記載者少府黃君始奮為縣志上下數百年間人事之變風土之宜採之舊聞訪之故老皆有考據鑒為十五卷其言曰地以人重

後村先生大全集

卷九十七

一

宋集珍
本叢刊

黨籍者有與鄉道

天篤南地以布衣進十餘補官為某府從以清薦據改牛第 乾道初召既而由浙東常平使者罷歸遂不復出鄉人尊之曰去華先生然遺書不少概見其孫致恕家集述論時議各一卷群經滿摠八卷其論東晉曰不築壇塲師不市駿捍姓而先立太學之官行親尊之禮不念中原而厚學於豐沛南頓據鼎東鈞者不同心抗戈擊揖者有遠恨慷慨激烈於湛庵無垢矣澤穗蓋晚年精思而作於先儒不苟同亦不苟異於舊說取其通不取其鑿書成以獻心覽免不得以其說陳之諸履命也公事兩朝屢賜對

後村先生大全集

卷九十七

二

宋集珍
本叢刊

奏篇嘗不見集中唯作譜畧記 乾道對語謂江上諸公祖宗所無乞用藝祖命李漢超輩守邊即策全諸戎帥各以其兵分屯淮邵此大議論也零落殆盡惜哉公請孫皆傳家學有擢世利至列卿方伯戰燈憲政苦竭屋賴性以父任列西班非其志也於公道文勤勤補綴諸昆有愧色免余聞公尤長於詩嘗與鄉守倡和守疑祖已言公父塋寺地朝論不直之時忠定趙帥公聞折簡招公有歌者後至忠定欲遣之公即席有吟詩偶留草侍要損名范之句忠定笑而止前輩風流醞藉如此竊意公奏篇詩草尤有

有北東魏君其墓前者數然長短內當使雪兒轉春營華
可歌方足本邑范蜀公既喜抑詞必為善形容太平伊川
見小夢多現慣得無拘檢又瑞楊花過謝橋之句笑曰此
鬼語也憶此老先生亦慎才耶余謂君當參取作晏諸人
以知其辭不但詞道而君亦自宦達矣

唐絕句續選

余嘗選唐絕句時既板行于簡于建于杭後十餘年覺前
選太嚴而名作多所遺落或做余曰子徒知病野處之辭
而不知識者病後村之畧也余曰謹受教乃集諸家五七

後村先生大全集

卷九十七

三 宋集珍
本叢刊

亦書再取有前名續選均五七言僅得七十首以六言
三十首足之蓋六言尤難工柳子厚高才集中僅得一篇
惟王右丞皇甫湜所作絕妙今古學富野未講也使後
世樂尚六言自余始不亦可乎前選未收李杜今併至二
公印證實而後收後村前序

李制絕句續選

李制絕句續選於唐使野處公編本朝絕句殆不止萬首詩
意感遺難盡意多後世愈有遺憾矣此本朝續選之
所為作也起建隆宣靖得時如唐續選之數或曰此唐

可存訪者錄之責也

陳天定漢策

以通人之作與陳君文本並觀若梨園師方奏曲忽聞
廟惡焉若瓦釜上蓋方用事忽陳君沈為若短後衣量胡
細方脫弊弊刺忽暗德服焉最語峻潔無兒長有韻者亦
簡沒有最吟體近而思古貌稱而神收其品第在能言之
流其自藏曰以恣加我足謂迷境以恣加我足謂順境處
境之道持敬為主待以兄弟忽平德去此理到之言也豈
愚夫所能道乎然卷中與當時名公相贈酬多而與山

後村先生大全集

卷九十七

四 宋集珍
本叢刊

問林下人往還少若將惜譽於彼者是夫不然珠潛劉理
猶現光怪文字在天地間次無泯沒之理夫提筆位以軒
輊人物貴顯者之任也持衡尺以裁量文章非貴顯者之
任也君求諸已足矣矣彼之求裁君名天定

晚覺閑蒙

近時時人竭心思搜索極筆力雕鵠不離唐律少者二韻
或四十字增至五六十字而止前單以此擅名後生歎其
人人有集皆輕清華艷如露蟬之鳴木沙背單之戲其上
非不娛耳而悅目也然視古詩蓋有等級毋論駢選求

二篇可以指予見參高適華人雖其難窮投索之功而不能掩其寒餒剝削之態唯晚覺翁之作則不然其實寒融瘦等殆極骨不歸一家而所獲沒遺物賦形不主一體舉中二韻者四十字者五六十字者尚可以心思筆力為也至其大篇險惡狹處運奇巧平易中規光怪如决河蓄而注強弩持滿而發不止非心思筆力不可為也夫子曰辭達而已矣翁其辭達者歟韓子曰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翁其氣盛者歟翁博極群書有易學春秋色中錦者屢失而無失之逆棄錫屋以琴詩曰娛

翁應星樂府

星余使江左道崇安名祐時瑞余於逆旅余隨而舟之訪其家世名曰浩堂吾兄也余歎息曰君可為難為弟矣別去一甲子不與君相聞君忽貽書抄所作長短句三十餘闕新余其既序律望以問事如荆柳之歌漸離之怨及為閨情各怨之語如魯女之嘯之性之彈也至於涵融昇然憂時憤世之作又如阮籍舊衡之哭也近世惟辛陸二公

風尚如白五七言余因評之失六言如王介甫沈存中黃魯直之詐流麗似唐人而巧妙道之徒有深於詩者必曰翁之言熟實祐丙辰霽節後村翁序

甲與絕句續選

南渡詩名盛於東都安紹初則王原道陳去非汪彥章呂居仁無子若孫師則魯直甫劉清仲朱新仲希真乾淳間則范至能陸放翁楊廷秀蕭德夫張安國一二十公皆大家數內放翁有萬詩猶後有始項子父季為章詣賢以至江西一波永嘉西堂劉夢錫思鴻現於江湖約而在

下以詩名世者不可殫紀如之何限以二百篇也精選如東都之數惟丘亦僅知而若言加十焉野處編六言終唐三百年止得三十餘篇翁於本朝得七十篇倍於唐矣應而又以中興七言拾遺百篇附卷末實祐丙辰日南至後村翁序

教海要津

達本要輯是書凡前代釋子通儒書者華人設佛學者千百載間紀述賦咏網羅畧盡以余觀之如葉氏父子隱居因果隋唐諸帝尊尊緣葉南朝而下士人則又以其流連

老景朝弄風月之技藝之內與中如神為行狀之類非特
迂誕抑且以迷為覺難其則大浮圖支通通安至其筆橫
就體說極其辭情至隨義處亦不免援儒書以暢其意求
其言簡而指空而實卓然了此一大事未有及慧達者達
係自名其書曰長海要津夫聖之游然無邊際者海也可
瞬忽達彼岸者筏也祖師密授元無一字注脚卷中如沈
謝徐庾江湛任昉諸人概說到天花亂墜究其歸宿皆流
浪生死海中欲濟而無筏者也足惡知津乎然近世儒釋
於本色書率未過目本釋也兩下簡冊涉獵一匝亦足以

後村先生大全集

卷九十七

七

宋集珍
本叢刊

愧空空之鄙夫矣余聞本將做此義例收建隆以來諱
文彙為續編因勉之曰昔者嘗宅熙陵阜陵聖製一二真
得西來意者大臣如張無盡力量雄可以視房融裝休名
儒如陸龜山楊慈湖見處高非李習之柳子厚所及大浮
圖如寬率悅芙蓉猶近山未抵虛氣晚大有一句拈不起
者有一喝使人三日聲者若能著眼勘辨一一拈出豈不
快哉它日書成余又當為汝下一轉語

趙逢原詩

古者藝必有師師必有傳人師之所任其傳必廣王豹處

處於漢而河西善誦綿駒處於唐高宮而齊右善歌其來
尚矣惟學亦然屈原楚人也故賦盛於楚浮邱伯隸固齊
人申公魯人也故詩學盛於齊魯而安蜀人也故詞賦盛
蜀上饒郡為過江文獻所取南澗方齊之文後軒之詞皆
名世至章泉澗泉又各以其詩號為大家敬熙世之所以
其尊用二公帖然無異論者豈直以其詩哉其人皆哇涕
粟利老死開退掃而不可縻賁而不可賄有陶長官劉道
民之風雖無詩亦傳其詩自妙絕一世乎趙君逢原示
余江村摘藁古體深得陶常遺意律體不犯排費一字拂

後村先生大全集

卷九十七

八

宋集珍
本叢刊

世間浮淺之習為事外清遠之言嗚呼韓趙遠矣君猶後
出而研尋西得造詣所及迺與夫秦晉聲效經指授者無
異可謂二師傳人矣昔南塘趙公題章泉梅詩云梅是翁
之折角巾無梅裝不謂高人可憐世上癡兒女滿口梅花
欲效南塘詎以此評章裝之作余請以此序逢原之詩
可乎逢原名崇源富春秋推儒科通朝籍蓋進而止者

葉翹瑞詩

建士葉應祥携其宗人葉翹瑞詩卷求余著語聞其詩多
在處然自號曰靜默則余所未喻自昔詩不高者仰天攀

聖學者入海求珠如芥之於棘之紛擾擾終日如之何而可靜也如烟燭如煖烟如鼻之嗚吸吸達曙如之何洞默也余求聚有吟癖風臺知此二病能安余生害余性遂割棄不為然後百暇少寧七竅免鑒蓋曰靜曰默老者之事不處君之涉吾地也司空表聖嘗云後生乞汝殘風月自作深林不語僧吾方將以風月乞汝又惡得默靜而默乎

蕭居士書華嚴經

前覽多自札通釋書王右軍有黃庭經歐虞有多心經微又有陀羅尼呢然此經呢皆簡短唯柳書金剛經字差多

後村先生大全集

卷九十七

九

宋集珍
本叢刊

爾吾里大善知識蕭居士宗永手寫華嚴經八十一卷是經十萬言在大藏中尤浩繁耶快幾半通鑑溫公謂士大夫閱通鑑終編者少余謂令僧家於華嚴亦然頃見靈石主僧祖日手抄本小字端謹如雕刻然日公時方少及既老求復能笑令居士以九十之年能之使日公及見當合堂讚歎况俗人乎余二十七八歲時嘗讀是經且筆其至言妙義于簡今追思之了不省記作字不能五七行則手戰嗟夫余小居士十七歲而衰健之判如此豈特松柏蒲柳異稟而然無里人言居士處如馬少遊不入城如龐德

公身事上帝于赤白首茲挂登知名太學至以合法解褐靈梅丹桂萃於一門護善之報也

宋希仁詩

近世詩學有二鳴古者宗選詩律者宗唐其始皆曰吾窮選也吾為唐也然童而學之以至於老有莫能改氣韻而損音韻者終於不還不唐無所就而已余謂於體格有古律之變人之情性無今昔之異選詩有無拙於唐者唐詩有佳於選者常欲與同志切磋此事然衆作多而無窮余論孤而少助晚見宋希仁詩而異之希永嘉人智足

後村先生大全集

卷九十七

十

宋集珍
本叢刊

以知四室之短而欲合諸家之長其成婦訓云君去無還斯言思無已時筆中無女子誰為補征衣又云或傳雲中危夫死賢王國恐傷老姑心有淚不敢垂和陶云城中崑云溫我見無幾途所以龐德公車不向此縣斜陽掛林杪野花鐘春條喜弟歸云數年何處客今夜攜鄰送僧云澤泊知何處艱難亦列僧旅夜云更長初遇難憂後稍無憂廢筆云多年翁仲在寒食子孫稀皆油然笑於情性蓋四靈扶處無遺巧君舍翁有餘意余不解其為選為唐要足世間好詩也或曰君詩已純唐貳二老評量夫子言非

藝數余曰詩有大小序相傳大序子夏也小序衛宏也余雖不敢望孔門高弟豈不自附於漢儒乎君名慶之

宋希仁四六

作四六如輪聚材而造宮林架椽用道其材杜匠也和五味而適口鹹酸甘苦各執其味俗庖也鍊字如鍊金一分鍊未化非良治也成章如織素一經緯不密非巧婦也用故事如漢王尊張耳軍如淮陰驅市人而戰否則金不止數不前反為故事所使矣偶全句如龍泉之合太阿叔實之塔彥輔否則日一眇技偏帖反為全句所累矣余

後村先生大全集

卷九十七

十一

宋集珍
本叢刊

聞近人野作數十百家新音崖異熟者陳腐澁者輕虛深者俚晦或浮瀉相淆雅或首尾不貫屬均為四六之病惟宋君希仁筆端有前數者之長而無後數者之短退之所謂可以鳴國家之盛非斯人其誰惜乎西山南塘不及見而余亦老矣昔平崖公訪希夷於華山獲餘筆之贈公曰雖欲入關處去耶余之希夷風鑒然以文字求之知君他日之必入關也萬一余窮健未死君無負余卦錢

聽蛙詩

十年前翁示詩一編純唐律也余跋以二首有教聞隻眼

體初祖之句晚又得其別集凡五十餘首皆大篇險韻余

始悟前編如壺邱子以杜德機示季咸如歸退之臣虜惶不使張籍見者然後悔余知翁之未盡也近時小家數不遇點對風月花鳥脫換前人別情閒思以為天下之美在是然力量輕遙幅寬萬人一律翁獨以胸中萬壑融化為詩於古今治亂南北離合世道否泰君子小人勝負之際皆考驗而施宏斧焉山澤而抱廊廟之志者也葵藿而任肉食之憂者也里中後生小子莫知翁為何人惟亡友王卿寶之尤敬重自寶之仙去翁唱和幾息悲夫既歸吞吸

後村先生大全集

卷九十七

十二

宋集珍
本叢刊

與昆嵎龍象蹴踏非驢所堪孰能起寶之於九原而與翁遊哉

通鑑玩纂

外舅玉融林公博極群書而反之以約辨離衆甫而對人若訥不能言其厭麾席而徑歸却步旌而堅卧也年事已高矣余歲一請詣公至必留留久者或數月無一飯不相陪夕輒延入卧內飲數行余退解衣新睡公方篝燈開卷且讀且抄往往聞雞未已公為人深厚余不敢下讀且抄何言也公從寒齋兄弟始出通鑑記纂三大帙手澤粲然

薄祿密行字如點種類場屋懷挾之為於涑水一部書攷訂甚精簡切處如范唐通鑑詳修處如朱氏紀事本末抑揚子奪處如胡氏管見偶遺忘處明日復以片紙附益之凡前人言行有過然相類者前代事有干載議論未定者必參合諸書會粹衆說以己意溫公才德之辨極嚴至公乃曰古之所謂才者明允篤誠齊聖廣淵元凱之倫也與後世之才異其說粹於溫公矣三大快者余三十年前尚能讀今益老昏暗携就暗尊翻閱移晷始覩竟一章於是寒齋墨本已拱二子曰同曰含抱其書泣謂余曰大父

後村先生大全集

卷九十七

十三

宋集珍本叢刊

詩境集

昔之評文者曰文以氣為主氣賦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朝廷評攷文者數矣往往稱其才超軼筆力浩大而己至我阜陵獨曰氣高天下乃克為之嗚呼阜陵之言可謂盡攷公之平生矣故詩境方公時語出驚人為誠齊攷齊所少和稼軒所居宜樓火公唱之有何處卧元

龍之句時祿野樂章臺一世公以偏師劇墨初筮仕有南海百咏雅仇挑虜南次公丞蕭山未三日以選使軍前和岳成矣虜有所遷索皆峻拒而虜怒反命乞國書免業平章權仇詰其故公以虜求首謀對而仇怒請公清江有南冠萃葉牧韶道兩州有曲江九疑蓬歷廣西憲漕淮東牧有桂林淮南諸葉坐議遷事與當國不合漕免歸歸益益大肆於翰墨歸年而卒得年四十六歲爾後四十年孫香山明府大年會粹公叢葉為十三卷別刊使齋語錄以國史本傳附卷末而請余序之余與公素相親狎公於

後村先生大全集

卷九十七

十四

宋集珍本叢刊

書一目十行詩文揮簡立成而宮羽協諧經緯麗密若若思而得者事大如山聚相顧失匕若公神閑意定起而應之其條世務盡軍冊它人累千百言不能盡者公片語而決余久姜情不能知公文字蘊奧竊以為集中無韻之作言之短長也有韻之作聲之高下也藝之至者不兩能涑水不工四六兩豈不能詩公何以能集衆長而擅一家哉豈非阜陵所謂氣高天下者為之歟此集名為大全然送余赴廣西幕丘言古體長篇自謂得意者今逸此篇它逸詩尚多四六多舊集亦不載明府其訪求而補綴焉

楊孝侯集

古作者皆自傳其文不託人以傳也託人以傳者必其人
之文與我相上下如劉之序柳蘇之序歐然後無愧若趙
德之序韓殆以蓬樞鍾岳測海矣清澤楊公孝侯乾淳耆
舊文既高雅而序之者皆當世名卿相余不能忘記追念
少小受學於故津張忠簡傅公公不妄語不溢美其評公
之文曰典實渾厚又曰雖或汪洋闊肆其辭無一字之不
實余以志簡之評知楊公之文信然昔河汾王氏論歷代
文士十有六人畧曰謝靈運小人也其文傲泥休文小人也

後村先生大全集

卷九十七

十五

宋集珍
本叢刊

哉其文治謝莊玉融纖人也其文碎條陵度信夸人也其
文超謝眺凌人也其文提江搃詭人也其文虛曰治曰碎
則不渾厚矣曰超曰虛曰提曰假則不典實矣此河汾氏
所以遲遲沈謝輩而進荀悅陸機志簡公所以厭近作而
深嘉屢嘆於楊公之文乎楊公與公溪高公彥先同時高
輩行稍先與公倡和尚書顧公幾聖皆從公遊其歸
友朋深如此公汝南子孫多賢求余文者曾孫斯懷安承
思

茶山誠齋詩選

余既以呂紫微附宗族之後或曰汲詩止此乎余曰非也
魯茶山楊誠齋吾人皆與大家數中比之祥學山谷初祖
也呂魯南北二宗也誠齋稍後出臨濟德山也初祖而下
止是言句至棒喝出尤徑捷矣故又以二家續紫微之後
初陳放翁學後於茶山而青於藍徐淵子高續呂魯參誠
齋驚悟句往往似之湯季庸評陸楊二公詩謂誠齋得於
天者不可及也

嘉禾縣圖經

古書有九邱序古者曰邱聚也言土地所宜風氣所生皆

後村先生大全集

卷九十七

十六

宋集珍
本叢刊

聚焉至周更名職方氏序又曰孔氏述職方以除九邱是
併相之所讀者孔氏既除之矣然考之夏官職方氏所掌
大而邦國都鄙微而財用穀畜志圖而辨之則猶邱聚之
義後世圖經本此夏漢建武邑山明水秀茶筍妙天下南
渡名公鉅儒皆與是邑殆如魯之洙泗吾宋之關洛文
物大備惟縣志無所考非闕典歟余為宰於斯得劉溪
翁圖經手墨甚詳密政繁難不果後見建安縣志多得於
溪翁蓋斯人知有溪翁之書而邑人反不知豈非余之愧
哉其後邑趨於壞金華趙君與寶膺未幾而僅者植蘆者

飾余南歸既道及於縣士民舉長官不容口它人故精力
應酬簿書期會不給君乃有餘暇及於縣志清余序之
當余之賁力猶可為而余不克為君承不可為之後而故
笑為之得無重余之愧哉然邑之域郭都鄙土物風產遠
則故老之記聞近則縣名之更改與夫名公鉅儒之言行
大家世族之藻委開卷瞭然矣初君之先大君子諱希叔
嘗館銅墨清而剛有十百年之思去三年而余繼之余去
三紀而君繼之四思拙政前不及君先君子後不及君因
序此書聊識余愧漢翁名某字叔通

後村先生大全集

卷九十七

信庵詩

十七

宋集珍
本叢刊

叔孫穆叔有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信斯言也是
云有功德者無待於立言歟嗚呼庸喜起之歌草陶也作
鵠鵠七月周公也棠棣召穆公也江漢尹吉甫也皆占大
臣也謂之其次立言可乎自穆叔之論行世始以文為道
之小技詩又文之小技王公大人率貴重不暇為或高虛
不屑為而山林之退士江湖之旅人遂得以執其柄而稱
雄焉自晉唐以來已然矣少保丞相魯國信庵趙公事兩
朝出將入相四十三年天下知其為大德人也某丙午

待罪史局竊窺公所記時政聖語解簡而事核固已服公
史筆士成告老歸田又獲公詩藁七言絕句一百四十三
古律詩十八五言絕句五十古律詩五六言詩六發曉懷
雅量於翰墨寓雄心樂於杯酒其詩謨定命則雅人之致
家聲唯諾則萬石之訓結交義氣則河梁之作望古慨懷
則梁父之吟至於陶寫性情賞好風月雖玉壘香奩諸人
竭力追琢者不能及也然後又服公詩律某嘗謂近世善
評詩者無出邵康節陸放翁邵誦韓詩蝶閣棹間之句以
為怨而不傷婉而成章陸題茶公祠云巴東詩句澶州某

後村先生大全集

卷九十七

十八

宋集珍
本叢刊

信手拈來盡可驚公亦曰昨日風吹花已盡今日風吹花
又開世事不須深著意吾須把作看花迴其於功名富貴
之際如此其釋蝶一時數筆也然微婉有無窮之味澶州
之策宗社大計也願與巴東詩句並言邵陸評詩與孔氏
有德者必有言之論合異於穆叔之言矣公門下客如宋
子東歐陽永叔者比肩乃不遠三千里命某以序集豈非
以其惡惡有公論老還無說辭歟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九十七

劉後村集續編卷七十二終

序

刺梅集後序

余長季二十歲作前序時余未七十季未五十惠季之時
愈出而愈無窮也壬戌余告老得歸喜曰可以尋小寇殘
燭之盟矣行至鍾津得季函問勸絕幾墜車下入門六親
皆在惟季不可復見舊怡愉切憫之地盡去絮塵滿几觸
目皆愁緒矣既葬季命小侄佑甫收拾遺藁又得百首皆
季子科問者是為後集夫詩參衆作而後見工拙前社友

後村先生大全集

卷九十八

一

宋集珍
本叢刊

多疎諸老如老儒老道僧老士之類余亦效顰以季所作
觀之其過余遠甚使更假之年吾未見其止也悲夫人琴
俱亡之痛終而已矣

辛稼軒集

自昔南北分裂之際中原豪傑陷沒殊域與草木俱腐
雖以玉帛略之才不免有失身俘氏之患建安省方並桂
而守者百三十餘年矣其間壯者馳身自效而歸如李侯
顯忠魏侯將士大夫如玉公仲新辛公幼安皆著節本朝
為名卿特辛公史墨張論尤英偉磅礴萬道紹熙奏篇及

所進美芹十論上虞雍公九張筆勢浩蕩智略端真有報
書為所之風其策尤類代之禍論請絕敵國皆驗於數十

年之後符離之沒舉一世以咎任事將相公獨謂張公雖
未捷亦非大敗不宜罪去又欲使顯忠將精銳三萬出山
東使王任開趙賈瑞輩領西北忠義為前鋒其論與尹少
復王勝叔諸人絕異鳴序以孝望之神武及公盛壯之
時行其說而盡其才正未一未封狼居胥豈遂置中原於度外
哉機會一差至於開禧則向之文武名臣欲盡而公亦老
矣余讀其書而深悲焉世之知公者誦其詩詞而已前輩

後村先生大全集

卷九十八

二

宋集珍
本叢刊

謂有井水處皆唱抑詞余謂者鄉直流連光景歌詠太平
爾公所謂大聲雅雅小聲纖纖絕六合掃空萬古自有
蒼生以來其濃纖綿密者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余幼皆
成誦公嗣子致京西憲趙欲以恩屬未遣書而卒其子肅
其言先志恨余衰憊不能發斯文之光焰而姑述其梗概
如此

平湖集

景定庚申上既躬攬權綱去凶舉相凡為前揆媚忌擯遠
者以次疏召於是平湖陳公以外府丞起家俄擢中秘書

余亦彙輯同升吏事稍暇公出所編著三十餘帙使余評之會公進司言責竭見有時論質寔疎余亦苦書詔填委久不免為及告老而去公責前語余歸始紬繹公衆作而嘆息曰本朝五星聚奎文治比漢唐尤盛三百餘年間斯文大節自有二歐陽公謂崑體盛而古道衰至水心葉公則謂洛學興而文字壞政業皆大宗師其論如此余謂崑體若少理致然東封西祀粉飾太平之典恐非穆修柳開輩所長伊洛若欠華藻然通書西銘遂與六經並行亦恐黃泰晁張諸人所未嘗講公之文多萬言少千字出入

後村先生大全集

卷九十八

三

宋集珍
本叢刊

經史貫通倫類採簡立就初不經思難踰壁冥搜者不能逮及其研理學衍師說章分句析千條萬緒會歸於一雖立雪飽參者有愧色至於表勝啓記序銘跋古律詩彙分臚列層閣之文溫潤金石之作古雅有似汪穉者有似蘇曾者有似駢選者有似唐風者可謂無崑體之偏而得洛學之全矣公尤長於論議疎前後累百篇每奏一篇上輒稱善雖僻貴臣絕左咸皆和顏客受不以為忤其言貪吏勢家群徒點屏之害民也六曹請托之撓法也秋苗稱納之剝下也訟未結絕即符改送之為姦也盜鑄偽造之姦

幾楮也玉音宣諭半幅每曰陳某所奏切當宜痛革必蓋公素精密所言尤切至者往往焚藁世莫得而知惟惟克言播告中外至四至五如揭日月有目咸知焉焉厚聖人之言經也廣生讓儒何所容歟顧余嘗待罪史館矣親明主之好文賞諫喜故人之得君行道茲獲以鄙樸之詞序鉅麓之作不亦探舐弄翰之快乎

曹東川集

改侍制文恭東川曹公後余得其奏疏議義追故事申省狀雜著古律詩若干卷於其子延平通守怡老請余序之

後村先生大全集

卷九十八

四

宋集珍
本叢刊

是歲余邑通守亦進列於朝每見請並力余詞頭山積為鮮戒而以出牧於莆余既告老執民禮事地主且懷公最過發習溫故而竊歎曰斯文豈待序而傳者蓋公當寶紹間登歲十年不為當國所知上因輪對默察其忠玉音每記其名氏端平政起首擢為常浙西常平使者陞辭一疏言論慷慨建臺累牘愈愈慘怛不曰外臣而有遐心移憲浙東召拜諫省首事言至於誤至於悔雖欲起而拯之其動搖根本流毒生靈多矣況至於再誤耶又言前言因誤在於戰此既往不可追之悔今日之誤在於和尚可亨其

機而轉移當喬鄭去留情寵望之際而公之論其平如此上召某執政公言其人有主和之名奈何召之以戰公議上密令潛邸舊人奏事公乞且試之外庸又言通日除使往徃片紙中出不誅之公議近習日進大臣不參侍門日聞臣恐太厦傾而漏舟覆矣他建論寢廣遷起居郎權禮部侍郎皆不拜免牘云以史官則不居以從官則居之是臣自具彈文矣謁告累月上知不可留以集撰開節麾所至條陳氏廢吏治臧否覈言細語皆有義味詩直公餘事爾他人為之有欲嘔出心肝者有斷數髡而成五字

後村先生大全集

卷九十八

五

宋集珍
本叢刊

者公古風調暢流麗得元白之意律體精切妥帖拘姚賈之肩非若小家數然余嘗接公議論魁然厚重長者與之處油油然與之皆若無所異同者及在人主前辭忠邪次去就則義形於色不可屈撓自閑還里召不復出其諫書他日當與杜相範唐卿璘並傳永嘉多詩人余及識繁之黨舒公集中亦有與舒還徃者因併記之而奉巨編歸之司直使君

林太淵文豪

余始見太淵詩驚其超詣然未見其散語也既而稍得其

一二雜著尤超詣於詩余晚收呂太淵奉簡微徃來淮浙旅食單下最久雪天雨夕必遇余商榷此事徃徃連旦盡出其過近藁若干卷余聞他人之作或一聯警策而全篇庸陳或初意高深而卒章卑淺唯太淵詩文說的於心發無虛語其策於腹成不加點讀之盡卷不見其辭窮義盡處無猶未盡見其饒語也別後得其謝薦舉啓一卷又超詣於散語四六家必用全句不使故事然鴻慶欠辭化梅亭猶嫌珠要是文字之病太淵所作剪裁冗長刻去繁蕪如以鳳膠續斷頸驅滅癰人見其粹美無暇意脉相貫熟

後村先生大全集

卷九十八

六

宋集珍
本叢刊

知良工之心苦焉或曰單行後於太淵者却立於下風凡萬里宜也前於太淵者亦瞠乎若後何耶余曰均一也有連六鰲者有得寸管於沮洳者力有強弱也苞一也有解于九牛而刃若新發矧者有月更刀者技有巧拙也安得人人而太淵乎太淵林氏竹溪中書君之家子名泳

游愛齋集

寶慶初元余宰建陽受齋莊簡游公方燕居里第余數至似山堂考德問政入謁必例從留語必更僕比余去不得罪於民公之教也公薨二紀余與公仲子尚書郎李嚴長

孫潮牧寺丞義肅會於溪上極手道落於是公墓木拱矣
余既告老潮牧寺丞自潮貽書曰大父隨碑實齋筆也謚
職奉常考功筆獨遺文若干卷未序故以累于余時皆得
公片言寸簡皆佩服珍誦老矣如見斯文大全顧非幸歟
余觀前人各有論著然朝既暮情者其氣索初令晚跡者
其詞緩自漢強^宏寃厚柳則皆有此疾嘉定甲申罹端緒然
上下以言為諱公為尚書即獨勸先帝收民心平心土心
又言與其扞格齟齬以起天下不平之論孰若平心定氣
以求天下盡忠之言臺疏擢去之出守溫陵不召者五年

後村先生大全集

卷九十八

七

宋集珍
本叢刊

初安晚鄭丞相客授夔州府其人羅致漕幕及相端平懼
公卿列且^厚薄旨北伐談起附和者多公入對首進根
本之論極言邊民和權饋餉之苦又援南軒張公之言欲
得中原百姓之心必先固結境內百姓之心以是又不容
於朝然鄭丞相素敬公界以鄭圃且以書戒觀舊曰此公
在節不可犯以法從呂不拜後累召皆不至終鄭丞相去
吳華集撰至季丞相始以次對及告老始進學士蓋公自
一命至三命自弱冠至九歲夷險一致壯老一節故發之
於文塞下者士稚越石之壯擢前者望向周堪之忠家庭

者即陵太邱之訓邵國者召伯國僑之愛里社者二陸兩
龔之趣他人占一不啻足公何以能包衆甫而備扶全美
也豈非積之厚其胸中無毫髮之可愧故筆下不絕削而
自合歟余嘗歎寒人寒生所知不遠公家自御史肅公得
伊川筆傳默齋文清公為南軒高第公師祖而友兄百年
文獻在焉余少遊治城蹟志褒揚侯廟碑額北面默齋而
不可得其集皆能成誦公詩文絕肖默齋合二集雜觀殆
不能辨於伯氏一言一句終身記之不忘其恭兄有如此
者編交諸老尤為後漢劉公所知余昔有文誄公述公大

後村先生大全集

卷九十八

八

宋集珍
本叢刊

節已詳序為文集而作實齋奉常考功所稱道者不復出也

宗忠簡遺事

四篇

自古黃狄如葛葛^葛荒^荒荒^荒之類不過委委然敗之足矣

至春秋吳楚稍如蛇豕吞食中國小者爭霸大者問鼎于
斯時也非一夷吾出而以身當之舉天下皆左衽矣既後
狄難莫慘於晉之永嘉夷甫勸稱尊號宏定都江表伯仁
對泣新亭而已惟越石士稚出而以身當之越石之言曰
臣與二虜勢不並立勒不與臣無歸志士稚之言曰祖
遜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故能以一發繫并州

與勤野並以三千義旅剪荆棘立府縣使河南盡為晉土
余讀史至此未嘗不嘉其志氣之壯而惜其功業之不遂
靖康之遺略如永嘉有張大女真可畏如虎如蛟者有勤
河北諸郡清野者有止勤王之師者有東汗馬索羊之筆
者惟忠定李公忠簡宗公忠獻張公出而以身當之而宗
公之事尤難其領關封也粘幹雖去尚屯兵河上都人忠
懷莫有英志公至旬月軍民按堵俯調瘳以恩取愛瑄以
咸降胡廣卒望風響應兩河群盜百萬號公宗爺願効死
力山寨豪傑皆自備糧械聽公調發公因人心奮激剋期
北向二十四疏晴 上田鑒以紫蒙心臣當躬冒矢石為
諸將先優諸嘉歆而有陰沮之者公憂勤竭生於背諸將
問疾公曰吾固無恙若等能警虜吾死無恨衆皆泣屬續
猶呼過河者三忠臣遺士聞而痛之初勇不敢起汴而南
惟公在焉使使杜充代公勇始起汴汴能 大駕去淮幸
浙而中原遂幅裂矣余嘗論之忠定初相擢公尸京遣傳
亮張所使兩河譽之於奕此止兩首環角可活矣於是忠
定僅七十餘日宗元公盡志以死忠獻亦不久定於位曾
相十九年名臣為將死其手為國天也公與汪黃皆勇

府舊僚二人方布世用事公奏紀大元帥以近則正遠未
邪為先若陰賊之者人頭斥之曰潛善謂人伯彥為人朝
夕贊 陛下南幸棄河南北京東西淮南陝西七路千百
萬生靈如冀壤草芥不知二三大臣何故厚於賊虜薄於
國家如此二人見之滋怒初大元帥偕王雲出使非公守
磁遞留帳殿幾隨虜計汪黃雖切齒於公而不能害天子
保全之也昔孔明論先漢以親賢臣而隆後漢以親小人
而傾與公正邪之論合古之人有擅樂毅書而注者有讀
出師表而淚滿襟者余於公奏篇亦云公始辭呂參政惠
卿辟中忤林靈素無賴晚稍見用尸京時已六十九明年
而亮世治則不識真卿之面國難則能抗趙石士惟之志
使夫子復生必有微言之歎矣公遺事行世已久今建帥
寶護王公路公外孫也稍採德舊聞以傳蓋之寶護公衣
綉被錢於閭初大吏絕巨猾賊通冠條約清明令行禁止
有公之風

虞惠永誌

從子熙監塘峽鎮寄詩一軸來曰此虞君惠永所作張君
崇端所書又曰惠永之子故余序之余讀之盡卷足語賢